

小

腆

紀

傳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

列傳第四十六

儒林一

顧炎武

弟紆楊

葉奕荃

張爾岐

黃宗羲

陸世儀

張履祥

吳蕃昌

王建常

傅山

子眉胡庭衛蒿

孫奇逢

李容

王夫之

兄介之劉惟贊

唐端笏陳五鼎

孫雙穀

朱鶴齡

補陳啟源

顧炎武字甯人原名絳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為亭林先

生崑山人炎武少落落有大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人異之與里中歸莊善共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乙酉夏與崑山令楊永言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鄣撫王永祚浙東授爲兵部司務事敗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炎武與莊幸得脫而母王氏遂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次年閩中以職方司郎中召母喪未葬不果赴明年幾豫吳勝兆之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遊沿江上下覽南都畿輔之勝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其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葉方菽且欲告其通海狀炎武禽之數其罪而沈諸河葉訟之獄急歸莊私爲門生刺爲求救於故尙書錢謙益炎武知之索刺還不得乃列揭通衢以自白會故相路振飛之子澤溥

言諸兵備道事得解炎武既不爲鄉里所善乃復浩然出遊
墾田章邱之長白山下東北遊畿甸抵山海關外次年念江
南山川有未盡者復歸東遊至會稽已復由太原大同入關
中北至榆林與同志李因篤等二十餘人勾資墾田雁門之
北五臺之東自丁酉迄丁巳二十年間六謁天壽山陵寢謁
孝陵思陵者亦各六中間浙江莊廷鑑私史萊州黃培逆詩
之獄幾不免而皆以智自脫初年故國之懷耿耿未下奔走
四方以求一當旣知無可爲而又不欲南歸謂秦人重處士
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華陰綰轂關河之口亦有事天下之資
乃定居焉置田五十畝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則別儲之
康熙間

詔舉博學鴻詞科開局修明史大臣多薦之並以死辭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徒以講學得名招逼迫幾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名之爲累則已甚又况東林覆轍之進於此乎其論學則曰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又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但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其告哀公

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莫若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諳諳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

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
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
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去之彌遠也
又曰今之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論語而但資之語錄不
知本矣其論文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皆謂之巧言不以措
筆故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實救弊扶衰凡國家典制
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考正得
失而又廣交賢豪長者作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
不如王錫闢讀書爲己探賸洞微吾不如楊珣獨精三禮卓
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
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

路澤溥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弼其虛懷樂善如此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歷覽諸史圖經實錄文編說部之類取其關於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歷二十年其書始成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好言韻學撰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主明陳第詩無協韻之說不與吳棫本音爭亦全不用補音之例但卽本經之韻互考且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有遷就故曰本音又卽周易以求古音作易音三卷又唐韻正二十卷韻補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皆能追復三代

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變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謂金石之文可證經史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經考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讀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並有補於學術世道每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呼老兵退卒詢曲折或與平昔所聞不合卽坊肆中發書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遺忘則發書熟復之旣懷濟世之才而不得一遂所至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卽饒足尙書徐乾學兄弟甥也未遇時卯翼之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所宗果書迎請南歸終

不應或破之對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
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壟且天仍夢夢世尚滔滔猶吾
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妻卒於里中
僅寄詩輓之王戊竟客死曲深年七十門人奉喪歸葬崑山
吳江潘耒弟子也收其遺書序而行之

紆字子嚴炎武同母弟也居親喪哭過哀目遂盲明亡後兄
弟絕意仕進炎武奔走四方紆獨隱居千墩舊廬華陰王宏
撰稱其闇修於不見不聞之地不愧隱君子

葉奕荃字元暉崑山人由諸生入太學剛直好義工詩古文
詞師事劉宗周徐石麒陳龍正講求性命之學乙酉夏以父
權杭州關遇國變往省還至嘉善爲亂民所戕

楊瑀字雪臣武進人少好奇節既厚自効勵率諸子鍵戶讀書自經史外分授天官地理厯律兵農之書出則與惲遜初講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七十餘卒顧炎武云讀書爲己探賾索微吾不如楊雪臣

張爾岐字稷若號蒿菴濟南諸生顧炎武嘗言稷若所作儀禮鄭註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炎武著日知錄於喪禮停喪二事備載爾岐說性孝友喪葬遵古禮以沃產讓兩弟年六十六卒

黃宗羲字太冲海內稱爲梨洲先生餘姚人年十四補諸生隨父尊素任京邸盡知朝局清濁之分尊素死詔獄宗羲養王父以孝聞崇禎帝卽位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冤至

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子謚子祭葬祖父如
所贈官蔭子尊素謚忠端宗義旣謝恩卽疏請誅曹欽程李
實蓋其父之削籍初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
禍者也對簿時出所袖錐錐許顯純流血蔽體又毆崔應元
胸拔其鬚歸而設祭與先時同難諸子弟共錐獄卒二人應
時獎時欽程歸入逆案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印信
空本令李永貞填之故墨在硃上陰致金三千求宗義弗質
宗義立奏之謂實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於對
簿時復以錐錐之獄竟偕諸家子弟設祭詔獄門哭聲如雷
達禁中崇禎帝聞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洎歸治葬事
畢肆力於學自經史及九流百家無不窺旣盡發家藏書讀

之不足則鈔之諸藏書家窮年搜覈故書一童肩負而返乘
夜丹鉛次日復出率爲常時山陰劉宗周倡道蕺山而越中
承海門周氏之緒援儒入釋石梁陶奭齡爲之魁宗周憂之
未有以爲計宗義約吳越高才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排其
說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子皆以名德重而禦侮之助莫如
宗義蕺山之學專言心性漳浦黃道周則兼及象數當時擬
之程邵兩家因出己所治律厯諸說相疏證多不謀合弟宗
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皆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
聲儒林中有東浙三黃之目壬午入京周延儒欲薦爲中書
力辭不就一日聞市中鐸聲曰此非吉聲也遽南下己而
大清兵果入口初南都作防亂揭攻阮大鍼東林子弟推無

錫顧杲居首天啓被難諸家推宗羲居首大鉞恨之刺骨南都立大鉞驟起按揭中百四十人姓名欲盡殺之時方上書闕下而禍作與杲並逮同里奄黨某首糾劉宗周三大弟子祁彪佳章正宸皆列名仕籍宗羲徒以人望掛彈章聞者駭之母姚氏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邪駕帖未出而南都亡踉蹌還浙東會孫嘉績熊汝霖起兵因糾合黃竹浦宗族子弟數百人隨軍江上共呼之爲世忠營魯監國授職方主事尋以嘉績及柯夏卿等交薦改監察御史兼舊官總兵陳梧敗於嘉興浮海至餘姚大掠職方主事王正中方行縣事集兵擊殺之亂兵大譟有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宗羲曰梧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眾怒是賊也正中爲國保民何罪之

有監國是之已進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命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言當殺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宜使立功自贖宗義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又遣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若日於江上鳴鼓放船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叢爾三府以供十萬之眾北兵卽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不能支又言崇明爲江海門戶曷以兵擾之分江上之勢時不能用尋張國柱浮海至諸營大震廷議欲爵以伯曰如此則益橫已且何以待後請署將軍足矣從之已力陳西渡策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爲之仁從子能以忠義自奮深結之使之仁

不以私意相撓故熊錢諸督師皆不得餉而正中與世忠二
營獨不乏食海甯職方查繼佐軍亂披髮走入營跪牀下乃
呼其兵責之亂以定偕繼佐渡海割潭山太僕卿朱大定兵
部主事吳乃武等來會議由海甯取海鹽入太湖直抵乍浦
約崇德義士孫夷等爲內應會

大兵繫嚴不得前方議再舉而江上已潰因結寨四明山餘
兵願從者尚五百餘人微服潛出訪監國消息部下不能遵
節制山民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乃走郊中己丑聞監
國在海上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
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爵宗義言乃心王室者莫
如王翊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總臨諸營以捍海

上朝論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宗義旣失志日與尚書吳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厯當其從亡也母氏尚居故里而我

朝以遺臣不順者錄其家口宗義聞之歎曰方寸旣亂吾不能爲姜伯約矣亟陳情監國得請鍾巒掉三板船送之數十里變姓名間行歸家適弟宗炎以交通馮京第被縛刑已有日潛至鄞計脫之宗義雖杜門匿影而與海上通消息屢遭名捕幸不死其後海氛漸滅無復有望乃奉母返里門自是始畢力著述四方請業之士亦漸至嘗自謂受業蔽山時頗喜爲志節斬斬一流所得尚淺思難之餘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丁未復舉

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叢山餘緒大江南北從者駢集
守令亦或與會已而大府請之開講不得已應之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再辭以免未幾

詔督撫以禮聘修明史亦以老病辭乃

敕下浙撫抄其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當事又延宗羲子
百家及門人萬斯同等參局事自後屢蒙我

聖祖存問歎爲得人之難所著書千數百卷其大者易學象
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
閻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樸所言之
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
聲試之廣其說爲律呂新義二卷又以叢山有論語學庸解

獨少孟子爲孟子師說二卷又明儒學案六十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行朝錄六卷於歷學少有神悟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爲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外有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諸書共若干卷晚年自定文集爲南雷文約四十卷又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他著述不具錄崑山顧炎武見明夷待訪錄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湯斌亦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戊辰冬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具棺槨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子弟無違乙亥秋卒遺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

年八十有六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

陸世儀字道威號桴亭太倉人少好養生之說旣而翻然曰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甚者涕唾言笑皆有禁凡以秘惜其精神也如此則一廢人耳縱長年何用乎乃亟棄之作格致篇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爲入德之門讀薛敬軒語錄云敬天當自敬心始歎曰先得我心哉雅不喜白沙陽明之學而洞見其得失之故故持論甚平流寇日甚世儀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

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已上書南都
復不用太湖兵起嘗參其軍事敗歸鑿池寬可十畝築一亭
攤書坐臥其中不通賓客榜曰桴亭門弟子詢之曰吾藉此
止浮海觀耳風波既定始應諸生請講學東林毗陵間尋還
主中當事者累欲薦之力辭不出西安葉敦艮者叢山門下
士也千里貽書相討論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
意矣從學者嘗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
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及其至也真知
卽是行真行始是知又未可以歧而言之聞者歎服以隱君
子終

張履祥字考父桐鄉諸生潛心洛閩之學嘗言一善在身幼

而行之長而弗之舍也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
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之改也不善將自其身以及
其人以及其子孫慎之哉語見所著楊園備忘錄

昌字仲牧海鹽諸生師事劉宗周與海甯陳確桐鄉張
閻之學卒時母喪未除遺命以衰經斂從弟謙牧
小諸生居母喪過哀卒於喪次時人並稱爲孝子
字仲復長武人刑部尚書之案之從子也家貧遭亂
生弢迹渭濱教授生徒足不履城市著有律呂圖說其
一以考亭爲師王宏撰以父妾張氏節孝爲加禮統以治
長建常貽書顧炎武謂發乎情不能止乎禮義非賢者所爲
其嚴於矩矱若此宏撰嘗言關西高蹈當推仲復獨步

傅山字青主號齋廬別署朱衣道人亦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山西陽曲人也少受知於提學袁繼咸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被逮山職納橐餽約其同學曹良直等詣匭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遂自伏闕陳情時巡撫吳姓亦直袁竟得雪以是名聞天下馬世奇爲作傳以爲裴瑜魏劭復出已而良直任兵科山貽以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良直瞿然卽疏劾首輔周延儒及錦衣賂養性直聲大震山見天下喪亂思以濟世自見不屑爲空言晉撫蔡懋德講學於三立書院因寇亟論及軍政往聽之歸曰迂哉公言非可以起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士穴以養母次年繼咸爲左夢庚挾至燕邸難中寄書曰晉士

惟門下知我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山得書慟哭曰公平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始得免自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戚戚於故國思有爲者凡二十年天下大定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撫其屍哭之曰今世之醕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何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鸞強躍駿之骨而以估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素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

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光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已亂真己乃愧之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

見此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棄去復學顏曰學書之法甯甯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眞率毋安排君子以爲書也山旣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鬣能養志每入山樵采置書擔頭休擔則取讀中

夏部郎者故名士訪之問郎君安在曰少需俄有負薪歸山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令之伴客寢則與敘中州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詰朝謝曰吾甚慙於郎君也山故喜苦酒自稱老葉禪眉亦自稱曰小葉禪

或出遊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其家學爲大河以北所莫能及康熙戊午召試博學鴻詞

子有大科之命時年七十有四當事薦之山固辭稱疾有其牀以行時眉已先卒二孫侍旣至京師三十里以死城於是廷臣自大學士益都馮溥以下公卿畢至山哭禮遂以老病上聞

以許放還山特授中書舍人馮強之入謝稱疾篤以竹介之入望見午門淚潄潄下執政者掖之使謝則仆於地六日遽歸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旣又曰使後世或哀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

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
胡庭字季子汾陽人傅山之弟子也父遇春以崇禎戊辰進
士歷官戶部主事闖賊之亂庭與弟同隱居講學於易詩春秋論孟皆有論著顧炎武至汾州庭與之訪北齊碑親摹拓焉

衛蒿字匪我初名麟貞字瑞鳴曲沃人以母喪易今名字與
汾陽曹良直太原傅山相友善晚年關絳山書院教授其中
人稱絳山先生

孫奇逢字啓泰容城人年十七中萬厯庚子舉人嘗參高陽
孫承宗軍事與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相善瑞禍作奇逢拮
据調護供橐餽遣弟奇彥馳書求援於承宗竟不得免崇禎

丙子容城被圍奇逢設方略拒守城賴以全鼎革後移家鄉縣之夏峰徵聘十一次堅謝不出生平讀書談道務爲聖賢之學顧炎武推爲河北學者之宗師焉年九十二卒

李容字中孚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稱爲二曲先生陝之盤屋人也父可從以壯武從軍崇禎壬午督師汪喬年討賊監紀孫兆祿偕可從以行時賊勢大張官軍累戰不利可從瀕行挾一齒與婦彭氏曰戰危事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時容年十六家貧甚已而兵敗可從死從者五十人盡歿計聞彭欲以身殉容哭曰母殉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氏乃制淚撫之然無以爲活親族謂可令覓傭或言給事縣廷彭氏皆弗許乃令之從師受學顧修脯

不具已而彭氏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容已蠲解文義毋能言忠孝大節以督課之熒熒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數日火食恬如也容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故無書從人借之史子集至二氏書無不博覽其論學曰天下大根本人一天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是故天下之治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嘗曰下愚之人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諉之積而爲過此其道亡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易曰知幾其神夫子謂顏子庶幾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皆由於吾心則直向根源剷除之故爲力易然中材

稍難矣要之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
悔過悔過乃能改過其論朱陸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
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
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
玩索以盡踐履之功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
一以貫之至諸儒之說齟齬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
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然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
有得者於是關中士子爭就之學關中自橫渠而後三原涇
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容而復盛當事慕容名踵門求見力辭
不得者則一見之終不報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並不
復見有所餽遺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

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卽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我當事請主關中講院勉就之旣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舍去尋陝撫欲薦之哀籲得免督學使將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言也初彭氏葬可從之齒曰齒塚留穴以待身後母卒服闋庚戌徒步往襄城繞城走覓父遺蛻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斬衰晝夜哭淚盡繼以血襄城令聞之出迎適館辭不受令亦爲之禱卒不得容遂設祭招魂狂號不絕聲令因議爲可從立祠祀且造塚於故戰場以慰孝子心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整屋嘗執贄門下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亟具請南下謁道南書院發顧氏高氏諸遺書講學以慰東林餘望容

赴之遠近從遊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江陰宜興間晝夜不
息忽靜中雪涕如雨搥胸自詈曰不孝汝此行爲何事竟喋
喋於此尚爲有人心乎雖得見諸賢遺籍何益申且不寐卽
戒行毘陵學者固留之不可時祠事已畢還宿襄城祠下夜
分鬼聲大作蓋嘗祝於父願以同死國殤魂同返關中故也
襄城令爲設祭上立督師汪喬年監紀孫兆祿主以可從爲
配下列長筵徧及當時之殉國者容伏地大哭觀者亦哭於
是立碑於塚曰義林取其塚土西歸告母墓附之齒塚中更
持服如初喪旣而制府以隱逸薦容辭以書曰僕少失學問
又無他技能徒抱皋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蹤哉古人學
真行實輕於一出尚受謗於當時困辱其身况如僕者而使

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卽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牘凡八上更辭以病得

旨俟病愈敦促至京自是大吏歲時問起居遂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儒薦時鴻詞科薦章徧海內而容獨有昌明絕學之目官司勸行益急檄縣守之不獲已舁牀詣行省布政使而下親至榻前憇憇之容乃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大吏猶強之突出佩刀自刺於是諸官屬駭絕始得予假療治已復歎曰此事恐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有此皆生平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晦所致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棲堊室平生心跡惟在堊室

錄感一書萬一見逼死宜蠟衣白棺以是書殉厝室中三年後葬母受弔使我泉下重有憾自是當道亦不復敦迫荆扉反鐫弗與世通惟吳中顧炎武至則具雞黍盡驩越年

天子西巡符令督臣傳

旨引見容以廢疾辭

御書關中大儒四字以顏其廬容年四十以前著有十三經糾繆二十一史糾繆及象數諸書既以爲近口耳之學不復示人晚歲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當是時北方孫奇逢南方黃宗羲暨容稱海內三大儒惟容起自孤根一無憑藉尤爲人所莫及子二慎言慎行慎言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役陝學使者以選拔貢之太學卒不赴兄

弟皆克守父志云

王夫之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中歲稱一瓢道人更名壺晚仍舊名父朝聘受學於衡陽宿儒伍定相夫之與兄介之能大其業而夫之尤奇偉崇禎壬午兄弟同舉於鄉獻賊陷衡州脅諸名士以僞官兄弟走匿賊繫朝聘爲質夫之自引刀刺其肢體昇往易父父子俱得脫兩都繼陷走桂林依瞿式耜薦授行人司行人轉徙楚粵滇黔間後以母病問道歸緬甸旣覆益自晦匿常甯徭峒變姓名爲徭人已築土室湘西之石船山杜門著書所學深博無涯涘作蒙註往復辨論歸咎於象山姚江者甚峻康熙時吳逆僭號於衡州僞僚有以勸進表屬者辭曰某亡國遺臣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

祥之人哉逃之山中久之卒自題其墓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又自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邱固銜恤以永世蓋滄桑黍離之戚至死不忘所著書有周易稗疏周易考異尚書稗疏毛詩稗疏毛詩考異春秋稗疏尚書引義春秋家說見四庫書目蓋七十餘種云

介之字石子崇禎壬午與弟夫之同舉於鄉築室衡永萬山中鰥居不娶鶉衣草食終其身著有易本義質春秋傳質詩序參春秋家說補詩經尊序春秋四傳質見四庫書目年八十一卒

唐端笏字須竹衡陽諸生性至孝父母有疾侍醫藥終夜不

解帶親終附身附棺纖毫不苟以此見賞於王夫之嘗得白沙集定山集傳習錄讀之而嗜迎夫之住馭閣巖爲指示淵流夫之示以近思錄內外編周易內外傳諸書夫之歿築室山中以終所著有慚說悔說

劉惟贊字子參祁陽人崇禎己卯舉人獻賊之亂與衡州同知鄭逢元督義勇殲賊魁國變後屢以中書徵不就隱居西春之石門菴自王夫之諸人外莫能見也

陳五鼎字耳臣攸人以貢生官耒陽教諭性狷介亂後山居與王夫之一通音問而已

孫雙穀字子雙華容人遼東巡撫慤之弟也著述甚富采秦漢以前逸書曰樊微漢晉間箋疏曰綫微微皇古七十二代

之文曰闕微集尚書十一種春秋十一種易八種禮樂詩三種論語四種孝經九種河圖十種洛書五種之讖緯曰刪微統名之古微書著唐紀七十卷以正新舊唐書之踳駁者今均佚惟刪微獨存四庫書提要稱其書使學者生千百年後猶見東京以上之遺文有功經籍不少云同里有嚴首昇者與慤兄弟同撰漢唐宋後三代史亦不傳

朱鶴齡字長孺吳江諸生甲申後自號愚菴絕意仕進與顧炎武及同里陳啟源相友善以朱子指擊小序太過乃集諸家說疏通序義爲毛詩通義以蔡氏釋書未精撰尚書埤傳以胡氏說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注亂之撰讀

左日鈔又撰禹貢長箋旁引曲證多所創獲又著愚庵詩文集其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既踐其土茹其毛卽無反
嘗之理乃今之詆訕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
人非徒悖也其愚亦甚矣其言蓋指當時居心反覆之輩云
年七十餘卒啟源字長發著毛詩稽古編自記謂閱時十四
載彙凡三易乃成引據賅博疏證詳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
補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三終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四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四十七

儒林二

陳瑚

應搢謙

沈昀

徐芳聲

蔡仲光仲光從弟宜之

黃宗炎

弟宗會

王錫闢

補

陳瑚字言夏太倉州人亦曰常熟人崇禎壬午舉於鄉博通古今見天下多故與同里陸世儀講求經濟之學謂全史浩繁難讀以政事人文分爲四大部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手錄小字數十帙略能背誦其論申韓也曰

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
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
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
矣其論理財曰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
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漢桑孔之徒師其意
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
之一國不可施於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卹也爲天下
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
弊弊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亡其
論賦役曰有田則有租卽粟米之征有身則有庸卽力役之
征有戶則有調卽布縷之征唐租庸調三代之遺法也楊炎

變爲兩稅卽今之條編合丁田戶三者而一之矣陸贄論唐
法之不善以爲專治資產竊以爲不然田租當從兩稅而有
身之庸則但役於本邑如今之牙行匠戶當官相似問丁不
問田可也至如白糧之類解送京師自當計畝出財行僱役
之法如今之官運可也至有戶之調則亦當問戶不問田但
輕其稅可也今之併戶田爲一者亦非也癸未試禮部不第
歸值婁江湮塞水旱洊至民大饑瑚上當事救荒四政書其
豫備之政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豫積儲防挽之政四
曰慎災眚早奏報懲遊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商勸分
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卹病困又
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義助勤轉輸招商米優米鋪

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民設偵探勸習射練腳夫練牙兵
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和大戶巡郊
野安典鋪清獄囚嚴督察又上巡撫王開江書一審勢二經
費三役兵四實法皆精切可施行而時無能用者自言其學
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猶治方藥也求之於今猶切脈也按
脈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
疾則良醫束手識者以爲篤論乙酉後避兵行遯不與人事
嘗冬寒單衾衣客有欲解重裘贈者竟夕不敢發聲退語人
曰乃知今世有陳無已也晚益困至絕食作死悶謠曰我有
敝廬不蔽風雨容膝易安甯懷故宇我有破衲納絮其中紉
緘補綴可以禦冬我有小瓢空空自守可以酌水可以飲酒

我有短牀足不能直雞鳴不起嚮晦而息何乾何坤何旦何
暮何醉何醒何寐何寤吾目其矇吾耳其聾生乎吾始死乎
吾終康熙乙卯年六十三卒瑚嘗避兵崑山之蔚邨邨田沮
洳導里人築閘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邨民至今
賴之所著書有蔚邨講規聖學入門書社學事宜開江築閘
書祭先祀神權定禮菊窗隨筆荒政全書確菴詩文集今皆
不傳

應搗謙字嗣寅學者稱爲潛齋先生仁和人父尙倫故孝子
搗謙生而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踰冠作君子貴
自勉論偕其同志之士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恆者爲狷社取
有所不爲也其時大江以南社事盛杭則讀書社小築社登

樓社大都以文詞相雄長狷社稍後出而相淬勵者乃以斯道爲任生平不爲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汝娶婦以助汝撝謙終不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性坦白直諒終日無疾言遽色簞瓢屢空晏如也旣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唯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著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興牀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卻聘實病不能行俄巡撫范承謨又薦之遂稱廢疾海甯令許西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旣而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報謁令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乃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客

氣也許默然不怡既出卽解維疾行弟子曰使君已戒車騎
且卽至何忽也笑曰使君好事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
愠受之則非我心所安行己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以志局
召辭之一報謁而已同里御史姜圖南以視鹺歸遇摎謙於
塗盛暑衣木棉衣蕉萃躑歸以越葛二投之曰雅知先生
不肯受人一絲然此區區者非盜跖物幸毋拒輒謝曰昨偶
感寒耳感厚意然吾自有絺綌實不需卒舉還之門弟子甚
盛以樓上樓下爲差里中一少年使酒無厲忽來聽講摎謙
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
復至酒如故一日醉持刀擊人於道洵洵莫能阻忽有人曰
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乃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

至此盍歸乎乃俛首謝過而去卒年六十有九所著書有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策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潛齋集共如千卷

沈昀字朗思初名蘭先號甸華仁和人劉宗周之弟子也弱冠爲名諸生甲申之變年二十七棄諸生刻苦清勵以自守力排佛老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之士有賢者卽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得一見然不肯妄交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每連日絕粒采階前馬藍草食之聞者餽之米不受固請則固辭時餓已甚宛轉辭謝而益困遂仆於地其人皇駭去良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

困老子耳友人應搗謙聞而歎曰生平於辭受自謂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愧之謂末世喪禮不講重輯士喪禮說替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輯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疏通簡要不涉講學習氣時宗周弟子爭宗旨昀曰道在躬行但滕口說非師門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曰心中並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卒年六十三搗謙經紀其喪無以爲殮爲之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也搗謙之徒姚生宏仁者曰如某何如曰子篤行乃先生夙許殆可也於是姚生遂殮而葬之

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字子伯原名士京字大敬蕭山兩高

士也天啓丁卯芳聲與父明徵同舉省試主者斥子而取其父卷爲書經冠明徵曰吾冠一經無所愧吾愧者特吾兒耳時甫弱冠論文家每恥不得與芳聲交仲光論學主居敬所造較芳聲爲尤進甲申之變同集學中子弟哭孔廟三日旣而芳聲入潘山隱稱潘山塾人嘗曰讀書貴有川也著兵農禮樂諸有用書而別輯兵書數十卷凡運籌指顧制械器設屯竈無不簡覈以闕從前之虛言兵者初與里中翁德洪何之杰張杉毛姓交最得德洪字纖若乙酉闔家以義死杉字南士亦盡節姓獨受聘應制科芳聲仲光各爲詩文贈其行寓意切劘姓至都都人士問兩君者踵至嘗謁益都馮溥於私宅升階見左廂朱扉間大書蕭山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

字子伯十四字其足不出戶而名達都下者如此會

朝廷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侍讀湯斌侍講施閏章聯名具薦蕭山知縣姚文熊承命齎書幣親造門徵之芳聲仲光並卻不赴芳聲年八十四卒於貞節里而仲光獨存既而毛姓歸里請見仲光樓一樓久不與世相接姓至亦謝之姓拱立不去無已憑樓語曰僕與子爲金石友子今

新朝貴人也爲忠爲孝則子自有子事僕以桑榆之景將披髮入山矣更弗敢豫世俗交姓灑然動容已復請其業遂出舊著經學諸疏曰仲光畢生精力盡此子能昌明斯道請卽署子名無傷也命童子舉以爲贈或云今西河集中之論經者都半是仲光說也生平於文章忠孝外無他言精於裁祥

星緯之驗而不肯妄言休咎當戊申之夏六月地震凡幽燕齊魯以南晉豫以東閩與粵江南與江右半天之下震無不同於浙而泰山之東爲尤甚客有遠遊歸者叩其故至再乃著地震說數千言以示之略云土莫旺於五月之午六月之未陰氣乘之一震而洩以震之時日測之其在甲寅之年乎震之月日皆剛剛爲陽以陽勝陰天之道也甲木之德爲仁寅木爲祿木得祿逾彊有除刑去暴之義以東方震之日合於都城震之日兩支相刑甲輔寅寅又刑申申雖屬金不能敵也故陰之衰必始於甲寅天道三十年一變以甲申始必以甲寅變今茲天下東方其有裁乎然震之歲在申雖裁不害後七年而吳耿逆藩之變其言若操券年至七十有奇康

熙乙丑秋以病終無後著述散佚傳於世者僅詩文數十篇
從弟宜之字德脩奉父避兵衝散見父於隔岸已被執亟攬
身入河泅水救之然素不習水也及岸則父已在刃下乃以
身請代死兵亦感動得兩全去旣而潛心理學有名行學者
題其門爲匠門與仲光同祀鄉賢云

黃宗炎字海木一字立谿世稱鷗鵠先生崇禎中以明經貢
太學學術略與兄宗羲等而性情稟岸幾過之己卯秋試不
售與弟宗會約閉關盡讀天下書而後出而問世畫江之役
兄弟蠲家資帥家丁荷父前驅婦女執爨以餉步迎監國於
蒿壩宗羲西下海昌宗炎留龔山治輜重所謂世忠營也事
敗走入四明山之道巖爲侍郎馮京第參軍奔走諸寨間庚

寅山寨軍殲宗炎亦被縛京第之嫂其妻母也匿於家跡得之驗實待死牢戶中宗義還至鄞謀以計活之有尙書馮元颺子愷愈故人也與都御史高斗樞弟斗魁等爲畫策會日暮行刑潛載死囚隨之法場火忽滅暗中有突出負宗炎去者冥行十里始息肩入一室則戶部萬泰之白雲莊也負之者戶部之子程也鄞之遺民畢至爲解縛置酒慰驚魂宗炎陶然而醉旣聞絃管聲出隔岸掉小舟往聽之因自取調之曰廣陵散幸無恙哉尋京第故部復合復與共事慈湖寨主沈爾緒又以帑寄兄弟交阻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宗義歎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免於是盡喪其資提藥籠遊海昌石門間賣藝文以自給生平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

之學皆有密授既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出自大賢不敢立異至宗炎而悉排之其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溼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

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
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泥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
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
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
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
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
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
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強位置緣四卦者
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之易而上之乎
其辨橫圖曰八卦旣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
卽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四

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焦京而未逮者也其辨圓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己生之卦數往順天左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

然則震巽兌乾無當於易是尤員也易道非專爲厯法而設
厯法亦本無取乎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
六十四卦配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均
也乃自冬至之後闕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得二陽已
是卯半爲春分矣又闕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得三陽已
是巳初爲立夏矣從此闕大畜需小畜而爲大壯之四陽是
巳半爲小滿矣乃闕大有卽爲五陽之夬是午初之芒種卽
比連爲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
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之義以震巽居中震順天左
行自復至乾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
十二卦遇復而息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

其去而來已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別界如此其辨方圖曰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蓋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而演之爲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故武不同何也其辨皇極經世曰邵子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電性情形體草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日月辰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爲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疏罔愈甚其辨太極圖說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化之

門卽太極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卽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卽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填離卽太極圖之第二層也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卽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爲宗靜篤爲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者矣但遂以爲易之太極則不可也其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物情外則自謂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則憂生嗟老戚戚寡歡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其論小學謂楊雄識奇字不知常字乃

奇字所自出著六書會通謂奇而不詭於法也生平作詩幾萬首沈冤淒結晚更頽唐性極僻雖其伯兄時有不滿意處晚年作一石函鋤著述懸之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安化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或言不戒於火非也弟宗會字澤望從者稱石田先生性更狷介國變後嘗髡髮作頭陀狀浪遊名山後俱以抑塞而卒

王錫闢字寅旭號曉菴吳江人少友張履祥講學以濂洛爲宗精究推步兼通中西之學崇禎中尙書徐光啓等修新法時聚訟盈庭錫闢獨閉戶著書潛心測算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鵝吻間仰觀星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不屑屑於門戶之分性耿介拔俗詩才清妙國變後卒年五十五著有

有大厯統西厯啓蒙丁未厯藁推步交食測日小記三辰晷
志圖解曉菴新法厯說厯策左右旋問答諸書顧炎武云學
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梅文鼎曰從來言交食者
只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王寅旭則以日月圓體分爲三
百六十度而論其食甚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衍其法
頗精確云迨康熙中

御定厯象考成所采文鼎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蓋實
本於錫闡矣補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五十四終